

36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
社会調查綜合報告(初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
四川省少數民族社会歷史調查組

1958年5月

目 錄

說 明

本册有关調查地点分布图

第一章 社会生产力

- 一、主要生产部門——农业
- 二、作为付业生产的畜牧业、漁、林业和其他
- 三、沒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
- 四、沒有形成独立經濟部門的商品交換
- 五、鴉片种植、銷售及其对彝族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第二章 等級和等級关系

- 一、等級結構
- 二、各等級占有生产資料及經濟狀況
 - 1.各等級占有主要生产資料——土地、牲畜和主要农具——及占有生产者（娃子）的情况。
 - 2.各等級农业以外的經濟生活。
 - 3.財富級別及其升降。
- 三、等級关系
 - 1.各等級間的人身占有和他們的自由限度。
 - 2.各等級处理财产的 权 限。
 - 3.基于人身占有的隶屬性負担及无偿劳役。
 - 4.各等級的婚权及对子女的亲权。
 - 5.投保制度。
- 四、等級升降
 - 1.等級升降的原因及一般方式和过程。
 - 2.近五、六十年来等級升降的趨勢。
- 五、階級（等級）斗争及其形式
 - 1.思想上的奴化。
 - 2.暴力镇压。
 - 3.对被統治等級的分化和怀柔。
- 六、小結

第三章 土地关系

- 一、土地占有关系
 - 1.家支公有地。
 - 2.按等級和階級占有土地情况。
 - 3.各等級的土地来源。

4.各等級处理土地的权限。5.各等級对土地的要求。

二、土地买卖和典当

1.土地买卖的原因和地权变动。2.地价及其变动情况。3.土地买卖手續。

4.土地典当和抵押。

三、土地經營情况

1.各等級經營土地情况。2.娃子耕作的剝削情况。3.地租的剝削情况。

四、租佃的其它情况

1.产生租佃的原因。2.地租形态。3.因租地而产生的額外負担。4.加租、押金与夺佃。

第四章 家支制度

一、家支

1.家支的結構。2.家支的繁衍和分布情况。3.家支头人和家支會議。4.家支的内外关系。5.白彝家支問題。

二、冤家

1.冤家的起因。2.冤家的械斗。3.冤家的影响。

三、家庭和婚姻

1.家庭。2.婚姻。

附凉山彝族自治州黑彝家支分布略图

說 明

这里編印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第一年度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进行調查的綜合报告（初稿）。資料搜集的时间分作两个季度，即1956年10月下旬至1957年1月底和从1957年3月初到同年的6月中。这期间对于这里彝族具有历史飞跃意义的民主改革运动初步結束，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接着展开，不仅生产关系根本改变，基层行政区划和人口比例也有小的变动。因之，我們了解的原有社会情况，在这场偉大的震动中已經算是历史追忆；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就因調查对象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受到些影响。我們調查时注意到这些情况，力求在条件許可下得到真实材料。資料累积的过程，首先是現場調查即時記下的素材（包括普查和典型、專題調查的），再依基层地区和材料性質汇编成以乡为單位的調查报告，然后整理成这份綜合性的資料。

調查地点是六个县的十一个乡，我們先后分作七个小組进行工作。第一季度在自治州首府鄰近昭觉县的城南、濠壩兩乡和布拖县的則洛乡。第二季度分作四組分別到普雄、美姑兩县和东西兩处边缘地区的呷洛、雷波兩县境内的八个乡。（即普雄的瓦吉木、瓦曲曲兩乡，美姑的巴普乡，呷洛的旧上、下土司地斯补、宜地兩乡和阿尔乡，雷波的拉里溝乡、上田壩乡。）这里面有中心和边缘地区，一般黑彝和旧时土司、土目地区以及沒有黑彝統治的所謂“独立”白彝地区。这样作企图第一年度的調查工作能夠在大同小異的凉山彝族原有社会面貌上找出地区差異的意义，以备进一步作調查研究的綫索。

关于自治州的基本情况，在我們1957年3月間的民族委员会召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研究工作第一次汇报會議所写的汇报中已經作了簡要的介紹，这里不再贅述。

关于第一年度調查的問題重点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了以前的調查資料和听了地方党、政負責同志介紹情况以后作了試驗性的处理。在制訂調查計劃和参考提綱时确定以社会生产力、等級和等級关系、土地关系和家支制度等四个問題为重点。按照这样四个方面作为第一年度的調查重点，究竟能否貫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給各个調查組規定的方針任务即“要求四年到七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經濟結構和阶级状况”，是我們在工作中最关心的問題。当时这样确定的指导思想，除了上述的方針必須作为根本原則外，一到进入具体工作，还須服从理論結合实际的要求，即就是應該尽量依据当地革命工作实践中所了解和揭示的阶级力量对比及其变化的情况，从而进行調查和分析，以求辨認当地的社会經濟結構和阶级情况。

在調查工作過程中曾經有過不同的意見。其中爭論較多的是怎樣對待“等級和等級關係”的調查問題。有一種意見認為等級不是階級，等級關係也就不是階級關係。而等級制度決定的各等級社會地位及其分別享有不同程度的婚配自主權和對子女的親權等等則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不能作為社會基礎看待。這樣就似乎在第一年度不必多費力氣去調查等級關係。這樣的意見關係到我們的調查工作，問題也確實值得討論。我們終於按原定重點問題進行工作，因為我們的任務首先是調查。搜集材料不恰當是一種錯誤，遺漏了重要的情況不去調查是更大的錯誤。所以還是值得從對問題的認識上談起。

對於“社會經濟結構”這個概念的理解，除去必須了解當時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借以辨認它們之間互相適應的情況以外，應該指的是各種生產關係組成的總合——即生產諸關係。在我們調查的生產諸關係中，除去土地這個重要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以外，同時也把等級關係當作生產關係來處理。因為涼山彝族社會各等級包含有被掩蓋着而實際基本上相當的階級內容，基本上是這裡階級的表現形式，因而等級關係，已是民主改革以前這裡的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生產關係。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土地綱領”第二章中提出了“階級——等級”這個術語，並說：“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階級區分，表現在等級的區分上；而且每一個階級在國家中都確定有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所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亦即農奴社會）的階級，也就是特殊的等級。”（“列寧文集”俄文版第6卷97頁註譯）涼山彝族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階級劃分之中有四個階級和它原有的等級區分之中的四個主要等級基本相當，也反映了上述論點。

我們說“基本相當”因為不僅等級和階級的科學涵義不同，而且二者之間在這裡已經有了某些變動，後者是歷史變化所反映的階級矛盾的表現，各等級，尤其是上中層等級的內部，經濟地位（也就是階級實質）有了變化。可是，這種變化並不容易突破原有等級的界限（尤其是上層等級對其他等級之間一直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等級界限和它的古老制度（如家支制度）還對這種變化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而且這種變化，尤其是就上層和富裕中層來說，也並不一定就反映了生產力的提高。因之，這種變化的原因和歷史意義還須深入調查和研究。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等級之間存在有內容複雜而程度不同的人身占有關係或隸屬關係對於有些等級之間，這是赤裸裸的人身占有，並不以伴隨着相應的物質生產資料的占有為必要的條件。這就是說，壓迫者等級对被壓迫者等級強加的剝削不一定建立在土地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對他們的人身隸屬的關係上；反之被壓迫者等級對壓迫者等級存在有被當作有機的生產資料看待的一種生產關係。一句話，人身隸屬性的鎖鍊從等級制度的頂層貫串到底層。其中：一方面最低層等級可以被其上的各等級所完全占有，其人數的比例隨等級的遞高而遞增；另一方面，接近最低層等級的等級，在隸屬關係上基本上和最低層相同，儘管有極少部分也算作人身占有者，更上一層則是介乎頂與底層之間的中間等級，自身受到較輕微的人身約束，其中部分是人身占有者，更多的是貧困的勞

动人民。土地占有情况，在对“占有”一辞作广义的理解上，大体也和这个人身占有情况相当，即对土地的主权受着等级地位的制约。

此外，各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婚配自主权和对子女的亲权，对于有的等级的地位和相应的生产关系起着强烈的影响。这可能反映的是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使我们联想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所提出的如下论点，在：“劳动愈不发展，其生产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有限制，则血缘纽带对于社会制度的支配影响便显得愈强烈。”凉山彝族社会严重存在过的各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婚权与亲权的问题，事实上是蕃衍的人口归属占有的问题。这一方面很显然的反映了奴隶来源的困难，但同时也可能反映着历史时期“生产本身的双重性”这个问题（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恩格斯：同上著）。尤其是凉山社会的基层结合还保留有血缘结合的现象，地域结合还没有形成，更显出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特殊等级在人的蕃衍上行使着它的特权。

可见等级和等级关系提供着丰富的资料，随着各等级内部的阶级分化，交错着极为复杂的矛盾，对于辨别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特点上，这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针对着上述情况，首要提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可见改革的内容含有根本性的双重标准，改革的任务在于根本改变原有的两项重要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一场伟大的变革启示我们的调查工作：一方面要关心变革的历史飞跃意义和从什么性质的社会基础飞跃的过程；另一方面要能够认识旧有的等级内容和改革运动的阶级划分之间，既有明确的区别，又有密切的关联。

再谈把“家支”制度作为第一年度的调查重点之一的课题。“家支”组织肯定地是民族结合的遗留。但它在血缘结合的意义却并不只是残余形态而是民族结合的作用的变质和扩大。早经产生了而且发展了的私有制并没有突破民族的血缘结合。反倒是后者为前者服务，成为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这个矛盾是显然的，而且也是激烈的。但是矛盾并没有指向家庭制完全服从于所有权关系，而在一定限度内还须听从民族血缘的支配。加上统治阶级的家支又支配着被统治阶级以基本上相同的形式组成的家支，并共同歧视着无家支的社会成员，以及同样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等级制度更构成了多重复杂的矛盾网。这是凉山彝族社会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我们初期工作中要调查的理由。

在这份综合报告的具体处理中，由于上述两方面生产关系的相互关联性，我们采用了一些辞汇。其中有的在当地汉语四川方言中通行而我们给予了比较明确的理解法；有的仅可能从彝语译音或译义，选择其中含义比较明确的；有的为了叙述情况，暂时采取了某些术语。这些在各章中有分别的说明，这里举出比较关系全面的几个例子如下：

1. 等级和家支——如前节所分析的，这是凉山彝族社会的两项突出的重要现象，二者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矛盾”这个假象的因素，具有当地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把等级称作“种姓”，也不能把家支称作

“氏族”，而應該就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并对家支保留着在彝語中本有称呼的譯語。（彝語中沒有等級这个抽象名詞，但有小范围的概括，有“諾伙”，“节伙”的严格区分，意即“黑彝羣”，“娃子羣”。那显然是黑彝立場的辞彙，不能反映等級內容的实际的。）

2. 主子与娃子——彝語中本有相当于旧漢語“主”与“奴”的詞彙。但实际应用起来，在黑彝对于其所隸屬的各等級來說，是意义明确的。尽管隸屬的程度不同，黑彝对他們的关系是主与奴关系。至于曲諾和瓦加对于他們所隸屬的下面等級的关系來說，彷彿主与奴之称不如黑彝方面那么鮮明。这是因为他們自身的头上还有主子；其次，他們对所隸屬者的主子地位，是从各别人戶的經濟优势得来，而并不是整个等級，都有这个地位。可是遍及各两个等級或其成員的相互之間都存在着的“主”“奴”关系，并不就是严格意义的“奴隸主”和“奴隸”的关系。我們采用的“主子”与“娃子”因此适用于各等級或其成員之間隸屬关系的对称。

3. 土地占有——由于等級制度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反映出各等級对于土地的主权有程度上的差異，这就使得我們在敘述土地关系时，不得不假定从广义上采用“占有”这一个術語，为了便于比較各等級在支配这个重要生产資料上的數量差別。实际上“所有制”这个意义的内容的悬殊是很大的。但是除了个别地区的例外，我們又不能采用某些等級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这个術語。因为土地买卖又还是經常流行于等級之間；只是有的等級要受一定的限制，有的等級得到主子許可后一般只能买地而不能卖地，意味着这仍然是主子財富的增殖，本来連他們的人身都是被占有的。

4. 娃子耕作地和自耕地——在我們第一季度的調查工作中曾經用过“自营地”这个名詞，当时是为了說明剝削階級在土地关系上的一种特殊剝削形式，指的是他們剝削娃子无偿劳役耕作的土地而言，以与“出租地”的另一种剝削形式相对比。后来为了进一步分析土地关系，看出劳动人民的自耕地也是一种自营形式。但是这两种“自营”形式有本質的差別，所以又廢棄了“自营地”这个名詞，而把各等級占有土地的經營形式分着三項处理，即：娃子耕作地、自耕地和出租地。这样还留下一点不明确的地方，就是劳动人民租入的土地也还是自耕，还有租入土地数字材料不齐全，我們就沒有在这一点上再作分析，而只能从他們各等級占有自耕地的數量上和一定地区内按人戶平均的占有土地面积上間接看出各被剝削等級缺地的情况了。

在这一分資料的整理工作中，我們对于生产資料和生产者的被占有情况以及土地这一項重要生产資料中的占有及其經營形式的情况，都分別从等級区別的角度和階級区別的角度加以对比。結果反映的情况大体相当。这在处理的形式上像似有些累贅，但是等級畢竟又不是階級，兩者根据的标准根本不同，所以兩種区別处理后的差異，就显示出等級內部階級分化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階級划分中的明确的統一的科学标准，正是針對着原有的等級区別的实际，重新用科学的尺度加以衡量，为了革命的实践服务的。这情况对于有的經驗不多的同志曾經产生过极端錯誤的理解，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

得到了糾正。

此外這分資料由於是從十一個鄉範圍內的資料中分組整理，又是由幾位同志分別執筆和製造表格並寫表格說明的，所以行文用字上顯出有些個性差別。但也還是經過研究商量，力求在反映客觀實際，使材料的內在邏輯性得到一致的。

我們的工作是秉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的領導和在中共四川省委民工委、涼山州委、及有關縣委的領導和積極支持下進行的。只是由於我們業務水平的低下和經驗的缺乏，得出這樣一分生手探索的成果。

參加本組工作的幹部（包括翻譯人員）來自如下各個單位：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中央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央翻譯局、四川大學、四川財經學院、西南民族學院、西南音專、四川省博物館、中共涼山州委以及本組編制人員。參加人數，在調查工作第一季度是46人，第二季度是43人，整理材料時期20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

四川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1958年5月19日

第一章 社会生产力

凉山彝族自治州共十四县。昭觉等十一县位于黄茅埂以西，称大凉山地区，以东是雷波等三县所在地的小凉山地区。全州面积估计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

全州山多，河谷狭窄。大凉山方面海拔高而山势舒缓，其河谷一般拔海一千二三百公尺到二千三四百公尺，在布拖、昭觉、普雄、呷洛等县境内有些冲积小平坝；小凉山方面海拔低但山势陡峻，其河谷一般拔海只有六百公尺到一千三四百公尺，仅雷波、马边有极少数更小面积的平坝。至于全州最高海拔的龙头山则达四千公尺以上。

全州除高山地带外，气候不太寒冷，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1度。大凉山方面的年平均温度略低，且气温变化大，最高达36度，最低为零下14度；霜雪期一般达5个月；年雨量为1,000公厘以上，但集中在6、7、8三个月。小凉山方面的年平均温度较高，气温变化较小，最高为36度，最低为零下7度；霜雪期一般只有三个月；年雨量为900公厘，但不如大凉山的集中。

由于平坝面积很小，（估计平坝只占全州耕地总面积5%以下），耕地一般分布在中山地区的坡地上，这些坡地的坡度在小凉山又比大凉山为大。如雷波县的马颈子区，一般耕地的坡度都达30度，个别达50度。同时，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耕地只靠雨水灌溉。全州的河流并未利用作水利工作。

全州的生产，根据我们在七个地区的调查，可以归纳为以下的主要情况：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手工业没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畜牧业、渔业、林业只是作为付业生产，商品交换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一、主要生产部门——农业

无论在边缘区或中心区，农作物有蕎子、水稻、包谷、洋芋、豆子、大麦、小麦、燕麦、园根、豌豆等种；从全州言，以蕎子、包谷、洋芋三种为主产作物。

以上主要农作物中有不少是近代传入彝区的。据调查，水稻在巴普乡、城南乡种植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包谷在巴普则只有100年；只有荞子是彝区很早就有的。

全州的土壤种类可以分为：黑沙土、灰棕色沙壤土、冲积土、沙壤土、礫砂壤土、粘壤土等6种；平坝水田多半为黑沙土和冲积土，而中山地带的坡地则分别为后5种。

从土壤肥沃程度看，坡地土壤含氮、磷、钾肥都“低”；而河坝水田则含氮、磷肥“中”，含磷肥“低”。

农业生产一般是在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方法下进行的。

首先，生产工具是：种类不多，質量低劣，構造也簡單。如主要翻土工具的犁头鋤口，其中綫長度一般在1市尺以下，犁土深度仅为4寸左右；鋤头一般只有兩種：板鋤和挖鋤；木齿耙和釘耙广泛使用；脱粒工具只有极其簡單的、兩木棍相接的鏈枷；一般沒有施肥工具而只用手撒肥；等等。

这些簡單的生产工具为黑彝和富裕曲諾所占有者又比阿加和貧苦曲諾占有者为粗壯，且数量也較多。

应当說明，在边緣区的呷洛和雷波兩地使用的生产工具，無論种类和質量都較中心区的昭觉、美姑为多为好。如雷波使用的鋤头一般就有4种，即鏟鋤和尖鋤也普遍使用；呷洛斯甫、宜地兩乡已有糊田埂和耙田的水鋤和鉄齿耙。兩地使用的鐮口中綫也在1尺以上。雷波的彝汉杂居地区已使用风淨谷物用的风車；呷洛在20多年前已有农作物加工用的水碾；等等。

同时，从時間因素言，生产工具在近40多年来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变化。鴉片在凉山普遍种植以前，彝族地区能提供作为彝汉之間商品交換的实物不多，且价值低下，因而那时的鉄質工具更細小；以后，由于种植鴉片需用的工具較多，且能提供作交換的物品价值較昂，因而鉄質的工具較为粗壯。如巴普在种鴉片前，鉄質农具的制造只是靠从雷波买入价值貴、折耗大的爛鉄鍋作原料，每斤破鉄制成工具后仅有10兩左右的重量，当时木質农具使用更多；以后，即用鴉片换来不少毛鉄块，农具的規格略大，种类和数量也增多。还应看到，这一时期生产工具的变化是远不足以抵消鴉片种植对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掠夺作用，后面將要敘述。

其次，从栽培制度看：一般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只是一年一季，而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每年是可以收成二季的；多年輪歇也很普遍，許多坡度略大的旱地就采用三年或五年、甚至七年一季的方法，即生产水平較高的呷洛斯甫乡和宜地乡，其旱地也有30%以上是三至七年的輪歇地。至于边緣区的呷洛和雷坡，也有一些地区的田地是早已耕植兩季的。

再次，从耕作技術言：如不注意选种，也沒有任何的选种工具；如淺犁淺耙；如施肥不足或根本不施肥，美姑县的巴普乡和九口乡种水稻就是一般不施任何肥料；如認為人、狗粪是最穢物而不作肥料使用；如沒有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方法，并对病虫害存在迷信观点。此外，还对輪歇地的耕种，普遍采用“打火地”方法，即將多年輪歇地生長的荆棘矮树砍伐，然后用火燒成灰燼以作肥源，这也是与落后的栽培制度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耕作技術。

耕作技術在边緣区的斯甫、宜地、上田壩、獅子村要比广大中心区为細緻，那里一般主要作物的犁耕、薅耙都有二次，施肥較多，部分也施追肥。

同时，耕作技術在近百年前又比上述的目前狀況更为粗放。如巴普在約70年前(調查对象說三代前)，包谷一般是撒播的，不中耕除草，行株距离也极为零乱，而目前則已点播，中耕除草二次，行株距离也講究。水稻在近百年前的耕种技術也是比近年粗放，如巴普的水稻只有一犁一耙，不灌多水，播种面积也比現在小得多。

第四,从水利工作看,近百年来由于汉族生产方法的影响,除了在个别地区有了一些灌溉系统外,其余广大地区,包括中心区或边缘区都没有任何水利工程;河谷地带不修筑任何堤岸,经常患涝灾;山区没有开设水塘、沙凼等保持水量的措施,天然的水沟和溪涧绝大部分没有利用;没有梯地,一般坡地的坡度达20度到45度;不保护林木,原有的林木随意砍伐,甚或烧山林以取灰肥;绝大部分地区不懂得采用旱地的等高线耕作方法。

例如,昭觉城南乡的情况是这样:“本乡滥伐树木,土地多年休闲,乱放牲畜,顺坡耕作,致50度的坡地都开为耕地,森林灌木遭到破坏,地面没有复盖,坡上平地皆无背溝沙凼,每当山洪暴发,泥沙随洪水流失。土层不厚的坡土,已成为石谷滩。土层较厚的坡土已造成大小长短不同程度的抽心水槽。每年的自然规律是:‘春有旱灾,夏有洪灾,不雨就旱,一雨成灾’。因此山下的土地成为望天水田,山上的耕地成为无娘的旱地。”

至于边线区的呷洛和雷波在近百年来已有不少溝堰,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

第五,从主要农作物的繁殖系数言,水稻在中心区的美姑、普雄和昭觉只有30倍左右(因多半不施肥,广种薄收),在边缘区的呷洛和雷波则达70倍;蕎子在中心区或边线区只有3—8倍,在边缘区的狮子村则略高些;包谷在中心区或边线区都在50倍左右。

各地包谷的繁殖系数

单位:倍

土地等级	巴普乡	瓦吉木乡	拉里沟乡	上田坝乡	狮子村	阿尔乡	斯市乡
上等地	79—99		69	89—99	99	49	39
中等地	39—59	25	49	39—49	69—79	34	24
下等地	19—23		19—29	19—29	39—49	14	14

各地荞子的繁殖系数

单位:倍

土地等级	巴普乡	城南乡	瓦吉木乡	拉里沟乡	狮子村
上等地		14—19	9—14	19	49—59
中等地	7—9	6—7	5—6	6	29—39
下等地	3—5	1—2	2	4	19

各地水稻的繁殖系数

单位:倍

土地等级	巴普乡	城南乡	瓦吉木乡	狮子村	阿尔乡	斯市乡	上田坝乡
上等地	39—59	99—119	39—49	119—129	59	79	79
中等地	31—35	69—79	29	99	45	53	59
下等地	19—23	49—59	14—19	69—79	28	34	39—49

如按每市亩产量计算，包谷在巴普平均亩产为207斤，在馬頸子为245斤；蕎子在巴普平均亩产107斤，在馬頸子只有100斤。同时，在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中，以低产作物所占的比重最大，因而形成整个凉山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相当低下的。

自治州全州彝族聚居区常年耕地面积的分布和平均每亩产量约数如下（注1）：

	面 (万 亩)	积 占常耕地总 面 积 %	每 亩 产 量 (斤以荞子計)	主 要 分 布
第一类地区	14	5.6	230	普雄、呷洛、昭觉
第二类地区	60	23.9	140	越嵩、布拖、金陽
第三类地区	133	53.8	85	昭觉、美姑、瓦崗、雷波、
第四类地区	42	16.7	60	昭觉、瓦崗、喜德、
合 計	251	100.0	102	

根据我們在几个地区的調查，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原粮400斤左右；而按等級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又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更反映了彝族原来社会的被统治等級的缺粮情况是异常严重的。因此，不少地区的彝族劳动人民在解放前就以野草野菜充飢，如在解放前，馬頸子的呷西和瓦加經常吃的野草就有23种（有照片）。

按 等 級 人 口 平 均 的 粮 食 分 配

等 級	城 南 乡	布 茲 乡	三候以达乡	單位: 市斤 拉里溝乡
黑 彝	2,164	2,618	1,914	4,697
曲 諾	331	214	218	472
瓦 加	96	66	33	203
呷 西		10	28	69
平 均(加权)	366	410	369	472

按：①以上产量是以收成总数平均，其中并未除去种子，而种子約占收成数10%；②黑彝等級平均产量是指其所占土地的收成量，內应除去劳动的娃子所消費的伙食和租佃者的除租額以外的收入，不是全部由黑彝本人消費。

农业生产的劳动組織一般是分散进行。个别地区如普雄瓦曲曲乡則在极其簡單的协作下进行的，如一人掌犁，一人拉牛前进，体力不足的老少劳动力在后面碎土，并同时撒种或撒粪。这种分散的劳动形式無論哪个等級都是如此，如黑彝本身不劳动，其娃子虽多，但劳动时也是分散进行；至于缺乏劳动力的曲諾或瓦加，也通过彝族原有的“埃撒”和“埃字”的互助习惯，以調剂劳动力的余缺。

“埃撒”的“埃”，彝語意即气力，“撒”意即請求帮助，彝族社会中那些缺乏劳动力的人，或者无劳动力的人，請求有劳动力的人无偿地去帮助他们劳动生产，就叫“埃撒”。一般由被帮助戶提供伙食；如果被帮助戶很貧困，則帮助者不但自帶农具和耕牛去干活，而伙食也要自备。

（注1）中共凉山州委1956年調查。

“埃字”的“埃”，意即气力，“字”即抵偿，也就是换工生产，作工日数大致相等之意。如果不相等，无论作工日数多少，均不計报酬，只供給伙食。有的較富裕的被帮助戶在秋收后自动給貧困的帮助戶一二斗粮食，作为贈送，不属于工資性質。換工一般以日数相差不大的农活为原则。

由于劳动者本身是受着沉重的剝削（一般是曲諾或瓦加）或其人身直接在統治者的虐待下（一般是呷西）进行劳动，他們的生產积极性极为低下，以一个健康正常的全劳动力（不論曲諾、瓦加或呷西）来計算，每年只能耕中等的旱地約5—6市亩，如以平均亩产110斤来計算，則每个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原粮也不过550—660斤。这里，因劳动者所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劳动积极性程度的差異这个因素还不估計在內。

彝族社会的被統治階級在主子苛酷的虐待下，消极怠工的情况是普遍的。具体事例見下章“階級斗争”一节。

根据在巴普的調查，每个全劳动力每年进行田間劳动的时间平均約为110天左右。

除农作物的生产以外，各地还零星种植以下几种技術作物：菸、蔴、菜籽；极个别的地方如巴普有人在1945年从雷波帶來棉花种籽試种，但没有成功。这些技術作物都是利用屋旁小块土地作为家庭付业来种植，主要是为自己家庭的消費，而絕不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产量极低极少。

× × ×

凉山彝族地区处在汉族包圍之中。从客观条件言，以及从具体的調查材料看，汉族地区的生产力对彝族社会的农业生产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1.千百年来，尽管彝汉兩族的剝削階級在不断相爭，而广大边緣杂居区的彝汉人民仍然是不断地相处往还，水平較高的汉族生产力就一定自发地影响着彝族社会的农业生产的各方面；特别是在具有汉族統治势力的土司地区，这种影响則帶有一定程度自觉的性質，如呷洛的斯甫乡和宜地乡，其生产水平已与汉区相接近；雷波的上田壩和獅子村，生产技術和精細程度也有相似的情形。

例如，宜地乡馬麻村汉人周登科（现为中农）的父亲曾在下土司嶺光电家做了二十多年長工，父死后，他本人繼續当長工十二、三年，直到民主改革时止，他們的工作是替土司做分配娃子田間工作，并作耕作的技術指导，他們也参加劳动。此外，汉人胡志清在解放前几年也曾在土司嶺光电家工作，并对土司的娃子做耕作的技術指导工作。

又如，拉里溝乡馬頸子村汉族农民余兴發在解放前約十年期間，因吸食鴉片而来彝区居住，租种曲諾奴隶主节索摸摸1.6亩的土地，他犁地时不少彝人前来学习。

2.解放前，彝族剝削階級长期以来曾由汉区擄进或間接購进不少汉人，他們担负着凉山各地很大部分的生产劳动，这就必然把汉族的农业生产技術和习惯，直接帶到凉山彝族地区来。

例如，巴普区汉人胡順汉在四十年前被抓进三候以达曲諾曲比打乙当呷西，十多年后升为瓦加；他把汉人的耕作技术帶到彝区，如稻田原为一犁一耙，他改为二犁二耙，扯草二、三次，冬天灌水，有些彝族曲諾向他学习。

例如，約在一百年前，中心区的巴普乡、三候以达乡由一个汉人呷西建議开筑水溝兩条，灌溉相当部分的水田；約在20年前，又有汉人呷西在三候以达乡那里兴建一个瓦窑，至今遺址仍然保存。

又如在昭觉城南乡，过去曾有300多戶汉人居住，后为阿侯家黑彝赶走，該乡水田的开垦、水稻的耕作技术、使用的生产工具形式以及整个水田的灌溉系統，都大部分沿用汉族的方法，并且把它部分地运用到旱地耕作上去。

同时，在我們各个調查点中都可以看到，那里不少的呷西、瓦加和部分的曲諾，他們都具有或深或淺的汉族血緣，或者他們的前兩代就是汉人。因此，他們的汉族父母和前辈将会把汉人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教給其后一代。

3. 彝汉商旅不断的往来也促进这种影响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三、四十年来，鴉片在凉山大量种植以后，促进了彝汉之間商品交換規模的迅速扩大，这点在第五节將詳細列述。

凉山各地所受汉族生产力的影响，与各地和汉区来往的交通路綫以及来往的密切程度有直接关系，如巴普乡和馬頸子区兩地受雷波县汉区的影响，瓦吉木乡和斯补、宜地兩乡受越嶲汉区的影响，利美夾谷区受金阳和云南汉区的影响，城南乡和濫壩乡則受西昌汉区的影响。

凉山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在受到基本上一致的生产关系的約束的前提下，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異而有所区别，但是，各地受到汉区生产力影响程度的不同，也是各地生产力水平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由于凉山地区内部各地交通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极大的不方便，这就形成其内部各地区之間的影响反为不大，而汉区生产力的影响程度就会更为突出。因此，有些中心区的生产力水平就不是必然比一些接近边缘地方的生产力水平为低。如巴普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水平就比城南乡或濫壩乡要高，因为前者 and 雷波县城的往来比后者和西昌的往来頻繁得多，这又和兩地黑彝控制势力的不同情况有关。

彝族社会在接受汉族水平較高的生产力的影响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抗拒性。这种抗拒性的程度在各地不一。

这种抗拒性主要表现为彝族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的抗拒；而有些也表现为彝汉兩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差異而产生的抗拒；有些表现为民族隔閡而产生的抗拒。

例如，解放前在巴普，彝人耕田多是一犁一耙，抓进来的汉人娃子曾經二犁一耙，不少曲諾在自耕地上向汉人娃子学习；但是，黑彝連看也不看，認為多犁一次要給娃子多吃粮食，而自己的收入反正一样。

例如，約100年前，城南乡有300戶左右的汉人被阿侯家趕往西昌，一切汉人所建的水碾尽毀，水田自此虽被彝人耕种，但許多水溝就一直不修建而多半湮毀。

例如，除个别边缘区以外，凉山各地均不用人粪作肥料，在巴普，一些汉人娃子挖成的粪坑也不积人粪而只放畜粪，在城南乡和馬頸子，一些过去汉人挖成的粪坑早被填平。在斯补、宜地兩乡，个别使用人粪的人还遭到鄙視。

例如，在普雄，彝人不习惯使用汉族犁铧，解放初期發放的铁齿耙也不用。

例如，作为高产作物的水稻（較养子言）在凉山各地推广已數百年，但在中心区的巴普乡、九口乡等地对水稻基本上不施肥，也沒有完全按照汉人的水稻耕植方法来耕作，因而产量極低。

汉族生产力的影响同样在手工业、畜牧业方面都是重要的，我们在研究彝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时，应当加以充分估计。

二、作为付业生产的畜牧业、渔、林业和其它

畜牧在凉山各地的发展情况不一，它的收入在农、牧总收入中约占10—30%的比重，普雄瓦曲曲乡和昭觉的濞壩乡二地发展畜牧的自然条件较好，如气候温和，自然饲料较充足因而畜牧业的收入约占总收入30%；昭觉城南乡和美姑、巴普等地的畜牧条件较差，如气候严寒，牧草缺乏，因而畜牧业的收入只占10%左右。但无论那个地区，畜牧只不过是一种家庭付业，没有大规模的經營。

据普雄等地调查，在约百年以前，那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都比目前为低，部分地区如普雄、喜德等地，畜牧业相当发达，畜牧的收入在生产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60—70%。个别黑彝养羊达一千只以上。据说，后来因冤家械斗频繁，宰杀牲畜过多，畜牧生产衰落后就不再恢复原来的规模。

凉山牲畜的种类主要有牛、羊、猪、马、鸡五种，以羊为主要牲畜。羊有山羊和绵羊，以山羊数量较多。牲畜中只有羊子部分用作交换的商品，其它猪、鸡等只是为了家庭消费，牛则为了作畜力，作祭鬼的牺牲和作食用，马的数量不多，用来驮运粪料或驮运什物。

根据我们在各地调查，羊子按户平均的数量约为1.3—9.3只，而在各等级中的分配差异极大，这正反映了彝族社会各等级财富的集中情况。

各等级每户平均占有羊子数目比较表

等 级	巴 普 乡	濞 壩 乡	瓦 曲 曲 乡	瓦 吉 木 乡	拉 里 溝 乡	各 等 级 平 均 数
黑 彝	10.1	22.1	34.1	4.4	10.8	10.4
曲 諾	1.5	12.6	10.3	1.2	4.0	5.1
瓦 加	2.0	4.6	7.3	0.6	1.1	3.4
平 均	2.4	9.3	8.8	1.3	3.7	4.8

中心区的牲畜饲养管理比边缘区粗放。

中心区的牲畜饲养的粗放情况：如没有分别的猪、牛、羊圈，一般都是猪、羊、牛同圈；同时，畜圈是隔栏和人同屋；牧畜都是杂交杂配；放牧无定时。

边缘区的牲畜已有单独的畜圈，设在离人住屋一二丈远的地方。

但无论中心区或边缘区都是：没有饲料的人工培植；没有任何的牲畜防疫工作；同时，每年因送鬼及丧事宰杀牛、羊、猪、鸡极多，一般都是牲畜还未长大就宰杀，对农业生产和牲畜的繁殖影响很大。这就使凉山各地普遍发生畜力不足的现象。

例如，在城南乡，八且家黑彝送鬼治病一次打20多支牛，八且家到尔图乌沙时正式成立吉豪支，在分支送灵时杀了100多头牛，八且五一子死时也杀了100头牛宴客。

涼山各地牲畜的病疫有：豬瘟、豬肺疫、牛瘟、牛肺疫、牛炭蛆病、羊肝臟、馬鼻疽等病，都沒有防治方法。但當牲畜患病後，彝族卻保留一件好的經驗，即把病畜和別的牲畜隔離，所以不易傳染，沒有大批死亡。如較嚴重的傳染病，則把那牲畜打死後埋在山里。

涼山彝族宰殺牲畜的方法也與漢區習慣不同。牛、綿羊都是用木頭或石頭向牲畜的頭部猛打而殺死的。牛、羊在打死後即宰開，豬則殺後還用火燒去豬毛。雞則用捏死的方法，并投在火里燒去其毛。

涼山大小河流甚多，捕魚是農民利用農閒進行的副業，方法有用魚網的，有用魚鉤的，有用鉄叉的，有徒手捉的等等，但沒有魚船或較大型的捕魚工具。

捕魚只是個別進行，沒有採用集体的較大規模的協作方法。捕獲量不多，部分自己消費，部分出賣以換糧食和鹽。但它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少。只在上田壩鄉，靠近金沙江邊的人戶捕魚是一種比較重要的副業。

涼山的林木在邊緣區和中心區的黃茅埂附近較多，果木有核桃、桃、李、梨等種，木材有油茶樹、白楊、青杠、漆、馬桑樹、桑樹、松樹、虫樹、春添樹等種。但沒有人工管理，隨意砍伐來蓋房舍、作柴、燒炭、甚或燒山以取灰肥。

伐林、采柴主要是為了家庭消費，個別出售；時間都在農閒進行，沒有專業的樵夫。

涼山的野獸有：野豬、熊、箭豬、毛狗、豹、貢豬等種，獵獸工具在前幾十年是弓箭，自從槍支大量進入涼山以來，打獵已主要用步槍。

這裡獵獸主要是為了防止兽患，不是作為一種生產工作進行的。

三、沒有從農業分離出來的手工業

在中心區和邊緣區都有以下各種手工業：鉄工、木工、石工、銀、銅工。這些製造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手工業者具有以下的特点：

1. 他們沒有從農業分離出來。每年從事手工業生產時間一般不超過三個月，即利用農閒進行生產，而以大部分勞動時間進行農業生產，并以後者為主要生活來源。

2. 各種手工業之間沒有明顯的分工。如銀匠就兼制銅器，鉄匠也能做木框和石器，技藝極不精細。

3. 他們的生產工具都簡單、粗糙；生產者之間沒有進行任何的協作勞動。除銀匠的工具以外，其餘都是仿漢族手工工具製造，但種類極不齊全（見各個乙類材料及圖片）。在邊緣區的呷洛和雷波的工匠則向漢區購入工具；中心區各地則主要由工匠自己製造。

4. 他們都是黑彝、白彝和土司的瓦加或呷西，少部分是曲諾，他們的人身自由程度與一般曲諾、瓦加和呷西相同。他們每年要給主子服幾天到半个月的手工業勞役（根據主子需要），主子給伙食，沒有工資；另外，他們還要負擔一般曲諾、瓦加或呷西的負擔。瓦加

和岷西的工匠收入部分或全部归主子所有。

由于铁、木匠担负着农业生产工具的生产任务，而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必要因素，因而铁、木匠的人数又比其它匠人数目为多。尽管如此，这种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铁匠和木匠在各地人口总数中仍然只占0—5和1—5人。同时，铁匠在边缘区又比在中心区为少，这是因为边缘区有不少农户，直接从汉区购入农具或雇佣汉族工匠来彝区加工的原故。

地 区	总 人 口	木 匠		铁 匠	
		人 数	占总人口%	人 数	占总人口%
渣 坝 乡	4,496	2	0.04	4	0.09
巴 普 乡	2,612	4	0.15	2	0.08
阿 尔 乡	3,074	5	0.16	5	0.16
斯 补 乡	2,935	1	0.03	0	0
上 田 坝 乡	1,488	2	0.13	1	0.07

工匠一般都有汉族血统，他们的前辈二三代大都是被抓进凉山的汉人岷西；从他们的生产工具形式看，与汉区使用的相似；从他们的生产技术看，只是生产过程比汉区工匠简单。但制作木质食具的手工则为彝族很久就有的劳作。

工匠一般只是负责加工，极个别情况如制木碗、木桶、石臼等才有成品出售。同时加工的一切铁、木、银等原料都由定活人自备，铁工具的定活人在工匠加工时间，一般都在现场帮助工匠打水、洗铁料等附带劳动。

加工工资有两种计算方式：主要的是按件计算，其次的是按天计算。工资主要是以粮食支付，其次是以银子支付。

例如，城南乡的铁、木匠的按天计算工资为：每天由3/8—1斗粮食，个别达1.5斗粮食。按件计算工资为：铧口，大的3升粮食，小的2升粮食；锄头，0.5升粮食；犁头木架，1斗粮食；水桶（指用），3/8斗粮食。

手工业没有任何简单的作坊只是工匠自己家里做，或在定活人家做。

工匠没有什么师徒关系和负担，一般是父亲传授给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或传授给个别感情较好的亲友。受艺者在学习期间的劳动成果归师傅所有，一般对师傅没有负担。

但是，在巴普，手艺特别高的木匠（修盖房屋的）在投艺时也有学金的。学艺时间是半年至三年，谢师礼金是1—2锭银子。

工匠的工资比农业生产的收入较高，其所以不脱离农业生产、专务手工业的原因是：这里的生产水平低，雇主少，特别是边缘区的雇主，多从汉区雇佣汉人工匠加工，因此，如果只靠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则不足以维持生活。

工匠的社会等级虽然低下，但是由于他们的手艺对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彝族劳动人民对他们是相当重视的，许多地区如普雄、昭觉等地对匠人是相当尊敬的。在城南乡，农忙时，劳动人民都愿帮助铁、木匠耕种和收割。同时，由于